

JIANG HUAI WEN XUE CONG SHU DI YI JI

江淮文学丛书 第一辑

主编 许辉

「杏花村系列」

---

# 时光的划痕

●李俊平 | 著

---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江淮文学丛书(第一辑)  
JIANGHUAIWENXUECONGSHU(DIYIJI)

主编 许 辉

# 时光的划痕

李俊平 著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时光的划痕 / 李俊平著. — 合肥: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1.12

(江淮文学丛书 / 许辉主编)

ISBN 978 - 7 - 5650 - 0130 - 7

I. ①时… II. ①李…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64679号

## 时光的划痕

李俊平 著

责任编辑 朱移山

出版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版次	2011年12月第1版
地址	合肥屯溪路193号	印次	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
邮编	230009	开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电话	总编室:0551-2903038 发行部:0551-2903198	总印张	208
网址	www.hfutpress.com.cn	总字数	3200千字
E-mail	hfutpress@163.com	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ISBN 978 - 7 - 5650 - 0130 - 7

总定价: 600.00元(全16册)

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 俊平和他的散文

许 辉

这段时间，因为要参加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评奖，177部长篇小说的阅读，是件很挑战的事情，虽然有部分长篇在这两三年间陆续读过，但毕竟微不足道，于是这几个月到哪儿都带着厚厚的几大本长篇小说拼命读，读得人有点儿“废”了：脖子酸胀难耐不说，右臂因为天天捧砖样的书本捧的，忽然从骨缝里窜出串串毒气，整个右臂顿时涨乏无力，夜夜酸醒。

于是调整“精神食疗”的内容，拿出一天半时间，改读茅奖参评小说为俊平的散文。盛夏高温，一个人在家，开了书房里的大空调，细细儿地享受俊平的文本。从朝阳东升，读到骄阳高照，中午小睡一会爬起来再读，从热浪盈天，读到落霞铺地，又读到黑夜来临，一直读到夜里8点多钟，才想起来去吃一口晚饭。

俊平把这本散文集中的篇章分为五辑。第一辑写亲人，主角是亲情和时间。第二辑写“人物”，主角是“传奇”和时间。第三辑写村庄，主角是村庄里的“他者”和时间。第四辑写杂事，主角是“俗世”和时间。第五辑写读书，主角是俗务以外的精神空间和时间，总之，俊平这本书里所写的人和事，都与时间有瓜葛。

关于母亲。“我离开家的时候，母亲照例要站在门口的大路边。风起的时候，母亲的白发就有一缕飘在额前，似岁月的刀锋。……母亲混浊的眼睛就这么一直地随着我的离开而转移，有一大段距离了，在车子的后视镜里，还见着母亲在路边向着我离开的方向。”（《中年记事》）不知道什么时候，载着儿子的那辆车会出现，“风起了，会撩动母亲的白发。刚扫拢的黄叶，向着母亲白发飘动的方向散去。整个午后的光阴，都成了母亲的守候。”（《暮色中的母亲》）

关于哥哥。我“摔倒了，会喊他 / 害怕了，也会喊他 / 受委屈了，哭向他 / 被人欺负了，找他”。哥哥“从小就调皮，力大惊人。当我在双杠上能倒立撑的时候，双手竟不能扳动他一只手。”童年时“一起去摸

鱼，我误入深水，瞬间就不见了。是哥哥沉入水底提着我的头发把我拉上岸。”“七八个伙伴一起爬行驶的拖拉机，他们爬上了，我在后面哭着追着，哥哥在上面一边喊我跑快点，一边极力伸手想拉上我，结果哥哥从上面摔了下来，头破血流。”但“四号晚上夜半，我睡梦中就突然地醒了。一个人打开房门，在单位的院子里转了几个来回，突感莫名的惊悚，就又回去睡下了。却怎么也睡不着了，迷糊到天亮。吃过早饭，就接到家里的电话，说哥哥在江南出事了。”（《从夏天到秋天》）

关于父亲。“在哥哥进山的头天晚上，父亲梦见哥哥死了，早上就赶忙骑着车到哥哥家，对他说：‘干伢，不要进山，我昨天晚上梦见你死了，哭到天亮。’哥哥说：‘梦死得生，没事的。’”于是平常表面上不见得多关心子女的父亲，就一上午都呆在哥哥家，不准他走。“直到和哥哥一起做生意的伙伴搭船走了，父亲才回家，并交待嫂子看紧哥哥，不准他离开。”但哥哥还是坚持要走，“哥哥下午才凑足了进山的钱，当他赶到江边的时候，轮渡已离开岸边有些距离了。偌大的轮渡，硬是在哥哥的召唤下，调转船头，靠向了岸边。而此时嫂子也赶到了江边，哥哥已上了船，对嫂子大声地说，这是最后一趟了。”（《从夏天到秋天》）

关于姐姐。“姐姐比我大十几岁，我是姐姐最小的弟弟。我的幼年几乎是在姐姐的背上度过的。”“那穿着红衣，脸蛋红红的少女一直就在我的眼前，羞赧地奔跑着。那两根拖到红衣下摆的黑黑的长辫，和辫尾处红色的蝴蝶结，一起在姐姐的身后舞蹈，跳跃，像两条黑色精灵，在火上游走。”（《姐姐的青春》）

关于打铁匠。“炉火红红的，映着他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脸。”“他的身板在他父亲壮实身材的映衬下，显得格外的单薄而瘦小。”多年后，我在汽车站“看见了他凶狠的模样，手上血糊糊的，两个人打他一个，他竟占了上风。他眼镜被对方打落了，让另一个人给踏碎了。之后两个人把他扑倒在地。我正要往里挤，他突然拔出了雪亮的长刀，砍向了一个人的手臂。”（《铁匠铺》）

关于袁小五。“上至芜湖，下到九江，只要在黑道上混的，没有人不知道他袁氏七兄弟；尤其是他，特能打，且心狠手辣。”从监狱出来后，袁小五在供销餐厅又和林氏兄弟打起来了，“其中一个让袁小五打爬下了，另一个冲到餐厅拿来了一把菜刀，快速地砍向了袁小六。袁小六用手臂一挡，顿时血光四溅。袁小五从身后抽出了一把长刀，刺进了拿刀的林安高的后背。”数年后的袁小五却像换了一个人，“他临走的时候给

我们在座的人一人发了一支烟，不住地说着打扰、不好意思、我要先离开了。他离去的背影像个儒雅的文人。”（《顺治街》）

关于吴。“最末一间住了一个大个子，姓吴。有时在楼上的走廊里面对面相遇，就感觉有一座山向我移过来；如果是大晴天，太阳正好从他那边照过来的话，就会觉得天阴了。他走过去了，太阳的光亮才落下来。”（《税务所》）

关于税务所院里的树。“树伐掉后一家生产包装箱的私营企业拉去了。那天，企业的老板打电话给我，说老李，你们税务所的树真是害死人，树里面有好些钉子，加工时已崩断我三根大电锯了。我在电话里连说对不住。我忘了告诉他了，那是岁月的钉子。”（《税务所》）

关于茅光乐。“毛光落、毛落光、光毛落、光落毛、落毛光、落光毛。你的名字无论怎么变化都只有一个意思，就是你的头上不再有毛。”不过，“我对茅光乐拥有一家公司并不感到惊讶，一个真实的人只要努力迟早会有点建树的。我奇怪的是他干吗取了‘毛光落’这个名字，是对青春的纪念吗？还是对我们那段懵懂岁月的感怀？和谈起茅光乐的那位同学谈心，他说茅光乐喜欢‘毛光落’这三个字，有光明磊落之意。”（《毛光落》）

关于刘爱花。“刘爱花不但长得好看，学习成绩在班上也是最好。光这两点就够上我喜欢她了，”“我们一起去拾粪……刘爱花说，你跟着我，我知道什么地方鸡鸭鹅粪最多……刘爱花边走边说，拾粪你不要走人家的大门口，大门口的粪是最少的，要么被别人拣了，要么是人家自己扫掉了；她接着说，粪多的地方一个是柴垛边，一个是篱笆边，还有就是池塘边。我问篱笆边怎么会有鸡粪，刘爱花说，鸡喜欢躲在篱笆边睡觉。我说鸡不是晚上才睡觉吗？刘爱花说，鸡中午也睡觉的。”（《拾粪》）

关于M·普鲁斯特。“我看的是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一共有三本，上中下。从开始看这本书到现在很有些年头了，书页都有点泛黄，可我还是在看上册，还停留在作者童年的时候。我每次打开书的时候，都是我准备睡觉的时刻。也就是说，我看普鲁斯特的时候是委在床上睡觉的时候。我看书合上的时候总不记得夹上书签，所以每次翻看的地方就没有个准数。屡次看的都是小普鲁斯特要睡觉了，脑子想着如何要来妈妈的吻。”（《隔壁的少年》）

俊平的作品好读，也耐看，内容丰富，底质较深厚。在时间这个时刻都在微调的平台上，我们透过俊平扎实、顺畅、传神而又平稳细腻的笔

调，看到亲人们的过去、现在和亲情的醇浓，看到童年的懵懂、欢快和成长的青涩，看到人性的状态和演变，看到岁月留下的“钉子”，看到社会的种种形迹和混杂，看到精神家园的金贵和高远，看到人眼界的宽展是怎样微小位置的局限的。

在俊平构建的这个时间平台上，我们还能看到亲情和社会学内容以外的种种痕迹。俊平的散文世界是立体的。有普通百姓的勤劳本性，“母亲见不得土地荒着。母亲说看着土地上的绿色，她身体里的病痛就会好点；看着一块地荒着，她的心脏病就会复发。”（《每朵花里都有母亲留给我的口信》）有乡村历史情境的记忆，“老家后园的水塘边栽满了桑树。三月是翠绿的桑叶，四月挂满着青青的桑葚，一到五月，一个个红着，到红得发紫，紫得发黑。爬上枝桠，找一处舒适点的地方坐下，拣最大的最紫的往嘴里塞，那种甜酸直往心里去。桑树枝软但韧，有时一根稍粗点的枝上坐上两三个小伙伴，会把树枝压得弯弯的，几乎接近了塘面。”（《五月》）

有民风、民俗，“三奶奶说要化七姓米，鬼是怕撒米的，连喊三个晚上才行。于是母亲到了七户不同姓的人家，化来了米。第一天煞黑，母亲捧着米到屋后的江边去了。从江边的树林里母亲开始喊，喊一声‘进伢，作黑了家来哦——’，撒一把米；母亲拖着长长的声调，再喊一声，再撒一把米。我坐在家，姐姐陪着，听着母亲喊黑的声音从江边断断续续地传来，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声音。第二天傍晚，母亲把长长的木梯搭在屋檐，登上梯子的最顶端，喊一声‘我伢作黑了家来哟——’，下一层梯撒一把米……”（《天黑黑》）有隐含的大时代的潮流和背景，“有一次父亲倒在母亲身上，压伤了母亲，母亲怎么也推不动父亲，对着村庄的大路喊着，希望有个人路过。喊了许久也没有。母亲说，都出远门了。村庄像母亲的喊声一样空旷，空旷得让人惊慌。最后母亲挣扎着爬了起来，喊来了四德哥。六十岁的四德哥花了吃奶的力气才把父亲从地上抱上了轮椅。我问父亲，怎么就向后倒了呢？父亲说，因为母亲在后面。”（《每朵花里都有母亲留给我的口信》）

有人生和寻常生活的期待，“午后的光阴对父母来说是用来等待的。父亲巴望着有人来家里坐，和他说话。偌大的村庄，路上一个人影也没有，风都是孤单地吹过。碰巧路上走过一个行人，父亲则大声地问，到哪去啊？行人侧目，不认识父亲的就径直走了；父亲认识的，就会停下来，和父亲说上几句话，然后匆忙地离开。父亲在一丝兴奋里归于平静，

然后在午后的阳光里打起了瞌睡。”（《每朵花里都有母亲留给我的口信》）虽然琐屑、微细，却最合人性。还有作者生活环境的地理和农耕特征，“我的故乡是古雷水退出后形成的大面积平原，背靠长江，一个叫湖东的小村子。”（《母亲替代的故乡》）“放着门口好好的稻子不吃，做什么事非要来糟蹋我的菜园。”（《母亲的后园》）“母亲捧着装满稻谷的笕箕，呼唤着四处觅食的鸡。”（《每朵花里都有母亲留给我的口信》）“村庄里来了玩把戏的人，会在稻场的空地上，表演刀枪刺喉、吐火、胸部碎大石等。”（《江湖在哪里》）这暗含的是稻作文化区域，沿江平原一般称沿江圩区，原多湖沼湿地，后苍海为桑田稻亩，滋养出族群人口。把握了这样的地理文化传承背景，我们能更好地读出作品的况味、读懂人物的性格和潜意识、明了某些事物的“然及所以然”。

那个在滨湖近江却略显僻远的乡间小镇上握有某份实权却痴心捧读普鲁斯特的李俊平，他的如是秉性，令我十分尊重。因了自身的一些地位和职务，而滑向玩世甚至败落易如反掌，坚持并完善一份自选的人格却难上加难。法国作家M·普鲁斯特不好读的名作《追忆似水年华》的中译本，我存的是1989年译林出版社版的7卷本（第一卷的购买却是1991年3月在淮河畔一个小镇临淮关的新华书店），和俊平常读的枕边书很可能不是一个版本。《追忆似水年华》的主角也是时间。在亘远无际的时间面前，一切都显得琐屑、零碎、无力和匆忙；但如果我们能静下心来，在滨江临湖一个偏远小镇的夜晚读一本无远弗届的时间之书，在亘远无际的时间面前，一切难道不又都显得连续、连绵、耐心和有深意了吗？这一切的掌握，不还都在我们自己？

2011年7月4日合肥淮北佬斋

（作者为安徽省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秘书长）



# 目 录

俊平和他的散文 ..... 许 辉 ( 1 )

## 一、叙述或者回望

从夏天到秋天 .....	( 3 )
中年记事 .....	( 6 )
暮色中的母亲 .....	( 8 )
蓦然回首 .....	( 11 )
年 味 .....	( 14 )
姐姐的青春 .....	( 18 )
月 夜 .....	( 21 )
五 月 .....	( 23 )
乡村的花朵 .....	( 26 )
病房的窗户朝西开 .....	( 31 )
母亲的后园 .....	( 37 )
天黑黑 .....	( 40 )
每朵花里都有母亲留给我的口信 .....	( 43 )
从树林里把母亲找回家 .....	( 47 )
母亲替代的故乡 .....	( 49 )

## 二、时光的划痕

铁匠铺 .....	( 55 )
顺治街 .....	( 59 )
税务所 .....	( 63 )
老同学素描系列 .....	( 73 )

### 三、村庄往事

知了 .....	( 87 )
小学校(上) .....	( 90 )
小学校(中) .....	( 93 )
小学校(下) .....	( 96 )
童年往事 .....	( 98 )
纸上雷池 .....	( 106 )

### 四、俗世情怀

后院 .....	( 115 )
我痛 .....	( 119 )
庸常中的危险 .....	( 122 )
我的叙述与这个春天无关 .....	( 126 )
内心的江湖 .....	( 131 )
冬天来临 .....	( 133 )
一个人的夜晚 .....	( 136 )
有雪的冬天 .....	( 138 )
隔壁的少年 .....	( 140 )
江湖在哪里 .....	( 143 )
收税笔记 .....	( 146 )

### 五、读书杂记

读书流水记 .....	( 159 )
闲不煮字乱翻书 .....	( 164 )
阅读偶拾 .....	( 166 )
读老车杂记 .....	( 168 )
飘零在爱与悔的负累——闲读古龙之《风云第一刀》 .....	( 171 )
在陷落里重生——闲读古龙之《风云第一刀》 .....	( 175 )
他们的爱情有个缺——闲读古龙之《萧十一郎》 .....	( 178 )
谁寄愁心与明月——闲读古龙之《天涯·明月·刀》 .....	( 182 )

# 一、叙述或者回望



## 从夏天到秋天

这么些年了，我一直无法拒绝想起那个秋天，以及秋天的夜晚，夜晚的江南。它好像一直沉淀在我的记忆里，让我怀念，怀念着生命中的失去，失去后的缅怀。那怀念也由一开始钻心的疼痛，到渐渐地被岁月的流光抚平，抚成一丝淡然的追忆；而我内心的跌宕，也同时被一种深深的寂寞替代，替代成一种疯狂的念想。这寂寥会是无数细小的爬虫，游走全身，让我的生命在过往的年岁里不止一次地回望，回望生命里那一抹苍凉。而当那苍凉慢慢爬满我眼角的时候，是谁在看我笑纹如花，而心似沧海呢？

在《哥哥这个词》这首诗里，我曾这样写着哥哥：

摔倒了 会喊他  
害怕了 也会喊他  
受委屈了 哭向他  
被人欺负了 找他

现在我不喊这个词  
你不懂我的拒绝  
拒绝是一种保留  
拒绝是一种怀念  
拒绝是一种永远

但现在我不得不从“哥哥”这个词出发，出发一场“蓄谋已久”的、不能自抑的缅怀。

只要眼前出现“哥哥”这个词，我的脑海里就不由自主地出现1994年的夏天，夏天的小镇，小镇上的酒馆，酒馆里的兄弟俩。

哥哥专程到我上班的小镇来看我，他很少饮酒，我也是。但那天哥哥

提议，今天我们弟兄俩要好好地喝一下。实际上所谓好好地喝上一场，也是我们俩一人喝了两瓶啤酒。而剩下的时间，都在说话了。哥哥说，他到十月底停薪留职就结束了，他想好了，回单位好好干，不能再让父亲担心了；哥说，父亲也老了，你也要常回家。听哥这样说，我高兴地应声。

哥哥一直是个不安分的人，从小就调皮，力大惊人。当我在双杠上能倒立撑的时候，双手竟不能扳动他一只手。因他的不安分，常惹得父亲生气。比如，在单位好好的班不上，停薪留职到江南做生意就是；再者，社会上的朋友也是太多。而今天听哥哥说这样的话，我就自然而然地高兴起来。

一餐饭也不知吃了多长时间。我们同时说到了童年。一起去摸鱼，我误入深水，瞬间就不见了。是哥哥沉入水底提着我的头发把我拉上岸；七八个伙伴一起爬行驶的拖拉机，他们爬上了，我在后面哭着追着，哥哥在上面一边喊我跑快点，一边极力伸手想拉上我，结果哥哥从上面摔了下来，头破血流。我说是我声嘶力竭的呼喊穿透了哥哥的思想，进而击倒了他。

哥哥从不哭。从小到大，无论挨怎样的打，不哭。倒是常常气得母亲边打他边哭。夜晚，我和母亲睡一头，哥哥在脚头，母亲会摸着哥哥的脚自言自语：“我怎么养你这样的一个犟孩子呢？我打你、你一哭，妈妈不就不打你了吗？”哥哥那头一点动静也没有，也不知他听见没有。

那一个下午，哥哥说的话好像那么多年加起来也没那么多。一直到屋外的太阳慢慢地弱了下去，通向回家的土路也渐渐地显出黄昏的景象，哥哥才离开。

最后一次见哥哥是国庆放假回家。我的女儿刚刚一岁，哥哥架在肩头，她会笑。而待我们搭上了返回小镇的三轮车，哥哥还站在车旁逗了女儿一下。三轮车在乡村的路上扬起了冲天的灰尘，透过浑黄的灰雾，哥哥却还在送别的路旁。

四号晚上夜半，我睡梦中就突然地醒了。一个人打开房门，在单位的院子里转了几个来回，突感莫名的惊悚，就又回去睡下了。却怎么也睡不着了，迷糊到天亮。吃过早饭，就接到家里的电话，说哥哥在江南出事了。我第一感觉想是他一定在山里又和人打架了。

赶到家，从没见过流泪的父亲哭着对我说：“你哥一定出大事了，我有感觉。”我劝慰父亲，会没事的，我一会儿过江到江南去。临走我嘱咐着姐姐，照看好妈妈。

在过江的轮渡上，陪同我们一起过去的一远房亲戚对我说：“你哥昨天晚上就没了。”我听了像是说着别人的哥，而不是我哥，我哥在江南回家的路上。我甚至想冷笑，我哥才不会那么容易就没了。想到这里，我的脑子里就一片空白了。

我无数次地下过江南，和哥哥一起，和姐姐一起，和童年时所有的玩伴一起。所有的下，都有着不一样的快乐，不一样的心情。一江之隔的江南，这一次的下，我竟没有了心情，没有了我自己。我被车子引领着向江南的更深处而去。

还没到达哥哥的出事地点，天就已经黑了。为什么黑夜这么早早就来临了呢？太阳走了，月亮也不在么？我的眼前是无边的黑暗。

一条急转的山道，左边是栽进沟壑的卡车，右边的平坦处用白布掩盖着四具尸体。我不知哪一个是哥哥，我一个一个摸去。我摸到哥哥的时候，手放在他的胸脯上坐了下来，我竟然没有眼泪，我不会哭了，像哥哥一样。这是秋天的夜晚吗？为什么我的四周是一片刺骨的寒冰？

一车子六个人，幸存了两个。翻车的刹那，哥哥是睡着的。而时间就是我从床上突然坐起的时候，是哥哥的呼唤吗？第二天早晨，当我看着安静地躺着的哥哥，怎么唤他也不应我了。我的嚎啕像山洪一样来临，哥哥，你怎么能让弟弟面对没有你的天空？！你又怎么能抛亲别子而离去啊？

在哥哥进山的头天晚上，父亲梦见哥哥死了，早上就赶忙骑着车到哥哥家，对他说：“干伢，不要进山，我昨天晚上梦见你死了，哭到天亮。”哥哥说：“梦死得生，没事的。”父亲就一上午都在哥哥家，不准他走。直到和哥哥一起做生意的伙伴搭船走了，父亲才回家，并交待嫂子看紧哥哥，不准他离开。哥哥下午才凑足了进山的钱，当他赶到江边的时候，轮渡已离开岸边有些距离了。偌大的轮渡，硬是在哥哥的召唤下，调转船头，靠向了岸边。而此时嫂子也赶到了江边，哥哥已上了船，对嫂子大声地说，这是最后一趟了。这可恶的轮渡，竟调了一个死亡的船头，把哥哥永远地留在了江南的山里。

这个夏天就那么急转弯地到了秋天。来不急的秋意，萧瑟着冬天的冰寒。而我生命的夏天也不可逆转地到了秋季。哥哥，那个秋天我想把它推进夏季的。

我想就那么一直地说着夏天，夏天的小镇，小镇上的小酒馆，酒馆里的兄弟俩。

## 中年记事

人生的中年是一定要背负许多的。

从父亲摔倒之后，我的心情就一直阴郁着。经常在单位与老家之间奔波，让心常常跃出身体之外，到夜晚一个人慢慢收回，是此刻的中年。

父亲让已多病的母亲照看，本身是一件负担，对于母亲来说。可不一样又怎么办呢？和母亲说过，找个人照看，母亲不同意，说她和父亲都是旧社会吃过苦的人，受不了让旁人服侍的滋味。我说你们俩都是病体相扶，叫我如何放心得下？母亲此时都会声音洪亮地说，孩子，你放心，一时还倒不了。我也就常常地放着心，偶尔地牵挂。可我的牵挂也仅仅是电话里的问询和不间断地回家。回到家，母亲会强拗着让父亲从床上起来，拄着拐杖，走两步。我知道母亲的用意，是想让我不要过分地挂累，像是说，你看看，都好着呢。看着父亲吃力且惶恐地行走，我背过脸，让湿润的眼睛望着村庄的大路。

我离开家的时候，母亲照例要站在门口的大路边。风起的时候，母亲的白发就有一缕飘在额前，似岁月的刀锋。我心里有多少的感慨，此时说出来都觉得浅薄，而我写的一些关于母亲的文字，突然地苍白起来。母亲混浊的眼睛就这么一直地随着我的离开而转移，有一大段距离了，在车子的后视镜里，还见着母亲在路边向着我离开的方向。

父亲生病的心态已不如从前，老着老着一切的病苦都来了。而一个暮年的老人对病死这个每个人都必须经历的事情，有些许的恐惧。

我也曾对父亲说，生病的人最主要的是对待疾病的心态和如何去和病体作斗争，要配合医生等等，父亲像一个孩子听着，无语。在父亲的病床前，我开导着给过我无数次教诲的父亲，母亲在旁边帮着腔说，就是，老头子你听听，不是我每天唠叨，儿子也这样说。可父亲依然在我离开后烦躁着，经常吵着要母亲把电话拿给他，打我的手机。因为工作关系，我会经常开车，有时实在不能即时回复，父亲就会一个劲地打。当我电话打通的时候，父亲就问，在哪里？注意安全，工作要搞好等等。我问，你和母



亲可好？母亲会适时地接过电话，还是洪亮的声音，说，都好着。母亲的一句“都好着”，我知道母亲的背后承担了多少的艰难，而这些劫难，母亲不言说。

于是我常常愧疚。为自己所谓的事业，在俗世里奔忙。而我的奔忙究竟有怎样的意义，自己都是糊涂的。但我内心里一定一直认为这就是人生的意义所在，在这些所在里奔走，忽略着年衰的父母。而母亲也常常为我这样的认为不断地给我宽慰，让我心安理得。母亲不识字，连电话都不会打。我想，在母亲的世界里，一定有着怨怼存在，她不说，更别说写了。母亲把想我，想我回家的思念都放在我每一次离开家的路旁，让我再一次地重拾，轻轻放在燃着火的灶前。

母亲一直反对父亲不断地打我的电话，父亲就偷偷地打，趁母亲不在身边的时候。其实母亲是怕父亲的电话让我分心，而影响我。母亲的内心里是渴望听见我的声音的，如果长时间她没听过电话，路上有车子经过的话，都会张望，期待着我突然地回家。母亲的心理对于孩子，永远都是矛盾的，她让矛盾一个人在内心里纠缠，任其千疮百孔。我现在才读懂“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的牵挂和无奈。

至今才想起，在母亲的身边，我留给母亲的仅仅是我的童年。而后就一直是在求学、工作在外，留给母亲的都是匆匆地来去。仔细算一下，我丢给母亲的是多少离去的背影啊！而母亲的心里又重叠着多少这样的离别呢？

父亲的恐慌，母亲的不言说，实际上是一种渴望，渴望着我的声音和回家的脚步。父亲和母亲在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一如无言的大山。而我，在红尘俗世里，追寻着我认为的意义，任岁月歉歉，蹉跎成白发模样。